

柳青：

創業史

第一部·上卷

柳青：
創 业 史

第一部·上卷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0年·北京

1.2

柳青：

創 业 史

第一 部·下 卷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0年·北京

23265

創 业 史

“第一部”

(共两册)

柳 青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6 21 14/18印張

1960年5月北京第1版 196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 定价(4) 1.54元

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，它的出生，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。社会上一部分人，在一个时期内，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。在另一个时期内，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。……

——毛泽东

F272/01

創業難……

——多 謠

家业使弟兄們分裂,劳动把一村人
團結起来。

——中国农村格言

出版說明

《創業史》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，着重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、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。全書共四部。第一部寫互助組階段；第二部寫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；第三部寫合作化運動高潮；第四部寫全民整風和大躍進，至農村人民公社建立。現在出版的第一部是全書開頭的部分，而不是一部完整、獨立的小說。貫穿全書代表各方面的主要人物，緊緊圍繞着社會主義革命這一中心，大部分已經出現或提到了，但矛盾鬥爭還在醞釀階段，有待於逐步展開。全書將由本社分部分卷陸續出版。

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部

題 叙

一九二九年，就是陝西飢餓史上有名的民國十八年。陰曆十月間，下了第一場雪。這時，從渭北高原漫下來拖兒帶女的飢民，已經充滿了下堡村的街道。村里的廟宇、祠堂、碾房、磨棚，全被那些操着外鄉口音的逃難者，不分男女塞滿了。雪後的幾天，下堡村的人，每天早晨都帶着鋤頭和鐵鍬，去掩埋夜間倒斃在路上的無名尸首。

庄稼人啊！在那個年頭遇到災荒，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樣，哪裏有~~了~~一點~~抵抗~~的能力呢？

这下堡村倒好！在渭河以南，是沿着秦岭山脚几百里产稻区的一个村庄。面对着黑压压的終南山，下堡村座落在黃土高原的崖底下。大約八百戶人家的草棚和瓦房，节节排排地摆在綠水的湯河北岸上。住在那些草棚和瓦房里的庄稼人，从北原上的旱地里，也沒撈到什么收获。不过，他們夏天在湯河南岸的稻地里，收割过青稞；秋天，他們又从湯河上上下下的許多独木桥上，一担一担挑过来沉甸甸的稻捆子。人們說：就是这点收成，吸引来无数的受难者。

每天从早到晚，你看吧，衣衫襤褸的飢民們，冻得縮着肩膀，守候在庄稼院的街門口。他們不知在什么地方路旁折下来树枝，挟在胳膊底下，防着恶狗。他們訴述着大体上类似的不幸，哀告救命。有的說着說着，大滴大滴的热泪，就从那枯黃的瘦臉上滾下来了，寻問：有愿意收养小孩的人嗎？这情景，看了令人心酸。多少人，一見他們就躲开走了。听了那些話，庄稼人难受地回到家里，怎么能吃得下去飯呢？

但是前佃戶、湯河南岸稻地里的梁三，那人特別

心硬。他見天从早到晚，手里捏着一巴掌长、安不起嘴子的烟鍋，在飢民里找人似地滿村奔跑。梁三是个四十岁上下的高大汉子，穿着多年沒拆洗过的棉袄，袖口上，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。他头上包的一块头巾，那个肮脏，也象从煤灰里拣出来的。外表虽然这样，人們从梁三走步的带劲和行动的敏捷上，一眼就可看出：他那强壮的体魄里，蘊藏着充沛的精力。下堡村的人对梁三在飢民群里鑽来鑽去，发生了怀疑。

几天以后，人們終于看出梁三活动的規律了：他总是紧追着飢民里头带小孩的或不带小孩的中年妇人跑。有人推測：熬光棍熬急了的梁三，恐怕要做出缺德的事情吧？但是，梁三不管旁人怎样看，他只管他一本正經地听着逃荒女人們在庄稼院門口訴述不幸，并且在脑子里思量着那些話，独自点着头，显得异常認真、严肃。

有一天，梁三从湯河南岸过来时，竟变成了另一个人：剃了头，刮了有胡楂的脸；在他的头上，他哥梁大借給他走亲戚时戴的瓜皮帽，代替了烂脏头巾。他的旧棉袄也似乎补綴过了。啊！原来梁三竟在人

不知鬼不觉中重新成家了——看吧！他喜得闭不上嘴，伸开两只又长又壮的胳膊，轻轻地抱起一个穿着亡父丢下的破棉袄、站在雪地上的四岁孤儿了。一个浑身上下满是补丁和烂棉絮的中年寡妇，竟跟他到湯河南岸的草棚屋里过日子去了。

梁三的草棚屋，座落在下堡村对岸靠河沿那几家草棚户的东头。稻地里没有村庄，这边三家那边五家，住着一些在邻近各村丧失尽生存条件以后搬来租种稻地的人。也有一些幸运儿，后来发达起来，创立起家业，盖起了庄稼院。整个稻地——从湯河出終南山到它和北原那边的漉河合流处，这约莫三十里长、二三里宽的沿河地带——统统被人叫做“蛤蟆滩”，因为暖季的夜间，稻地里蛤蟆的叫声，震天价响，响声达到平原上十几里远的地方。梁三是他爷从西梁村用担籠把他挑到这个蛤蟆世界来的。他爹是下堡村地主楊大财东的最講“信用”的佃户，一个和梁三一样有力气的庄稼汉。老汉居然在他们落脚的草棚屋旁边，盖起了三间正房，給梁三娶过了媳妇。老汉使尽了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以后，抱着儿子梁三可以创立家业的希望，心滿意足地辞別了人間。

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济，接连着死了两回牛，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。他不仅再租不到地了，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，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，自己仍然独独地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。现在，在那三间房的地基上，拆房的第二年出生的榆树，长的比那残缺的土围墙还高了，已经有梁三的大拇指头那么粗了。

自从死了前妻，草棚院变得多么荒凉啊！多么冷落啊！那个向西的稻草棚屋，好象一个东歪西倒的老人，蹲在那里。土围墙有的地方在秋天的霪雨中垮了，光棍主人没心思去修补它；反正院里既没有猪羊，又没有鸡鸭，哪怕山狼和黄鼠狼子夜里来访问呢？院里茂草一直长到和窗台一般高低，梁三也懒得锄它；锄它做什么呢？除了他自己，谁又进他的街门呢？好！现在，梁三领了个女人回来了，他的草棚院就有了生气罗。邻居几家姓任的男人们，早帮他锄净院里的枯草了，女人们也帮他打扫了那低矮而狭窄的草棚屋罗。大伙笑说：嘿嘿！从今往后，梁三的案板上和小柜上，再也不会总是盖着一层灰尘了。

四十岁的梁三竟和小孩一样，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。他热情地给外乡女人找出一些前妻遗留下的旧衣服，要她换上。他还要她马上给可怜的孤儿，改修一条棉裤吧！看娃那麻秆一样瘦的光腿，在那件不合身的破棉袄下边，冷得颤抖呀！梁三甚至当着邻居男女们的面，对外乡女人夸起海口来了：说他是有力气的人，他将要尽他的力气跑终南山扛橡、背板、担炭、砍柴；说他将要重新买牛、租地、立庄稼；说他将要把孤儿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抚养成人，创立家业哩……

“我不会撒谎！宝娃他妈，你信我的话吧？”

“我，信……”外乡女人用眼睛打量了一眼新夫强壮的体魄和热忱的面孔，在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大约是由于饥饿和痛苦的摧残吧，那忧郁的、蜡黄的瘦长脸上，暂时还不能反映出快活来。

“唔，”梁三略微有点失望，说，“你，日久见人心……”

梁三捉摸女人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，不好和她多说什么。他转向宝娃表示他对新人的热情。这孩子乍到这陌生的草棚屋里，一直拘束地端端正正坐

在炕边，怯生生的望望这边，又望望那边，一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哩，眼睛竭力躲开站在脚地来看喜事的小孩們。

“宝娃，”梁三热心地走到炕边說，“等你媽給你改好褲子，你就能出去和他們一块耍，噢！”他指着脚地站着的小孩們。

“我不去。”宝娃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低低說。

“为啥？这稻地水渠里有白鶴、青鶴、鷺鷥和黃鴨，还有雁哩。你們渭北老家那里有嗎？”梁三笑嘻嘻地說着，竭力把这个地方說得好些，使母子俩把心安下来。

“我不去。”宝娃固执地說，“我駭怕。……”

“怕啥？水鳥不伤人的，傻瓜！”

“我怕狗……”

“啊啊，”梁三忍不住笑了，“衣裳新了，狗还咬你嗎？……”

梁三的一只树根一般粗糙的大巴掌，亲昵地撫摸着宝娃細长脖子上的小脑袋。他亲爹似地喜欢宝娃。这娃子因面黃肌瘦，眉毛显得更黑，眼睛显得更

大，那雙眼里閃爍着兒童機靈的光芒；俗話說：“三歲就可以看出成年是啥樣！”梁三挺滿意他。

在最初的幾天，總有男人們和女人們，跑到梁三的草棚屋來看望。他哥——賣豆腐的梁大、鄰居老任家的人們，是不要說的了；就是上河沿的老孫家、老郭家，皂龍渠老馮家、老李家，最後連官渠岸南邊旱地邊沿那些自耕戶和半佃戶，也來看過了。這個進去，那個出來，末了都聚集在街門外邊的土場上說笑。男人們帶着抑制不住的興趣，要和梁三開几句玩笑。這當然顯得很不尊重；但是梁三新刮過的臉上，仍然露出一種自負的笑容，那神氣等於明明白白向莊稼人宣布：

“唔，當成我梁三這一輩子就算完了嗎？我還要創家立業哩！”

幾天以後，無論在下堡村還是在蛤蟆灘，人們白天再也見不着梁三了。而在蛤蟆灘隨便哪個草棚院外邊向太陽的牆角下，在下堡村的大十字、郭家河、王家橋頭几處人稠的街口上，莊稼人們津津有味地談論着梁三的外鄉女人。

“啊，是個好屋里家哩！”有人贊賞地說，“手快嘴

慢，听口气是个有主心骨的。娘家爹妈都是这回灾荒里饿翻的，哥嫂子都各顾逃生了。婆家这头，男人一死，贴近的人再没了，自己带着娃子，从渭北爬蜒到这南山根儿来。很不容易哩！”

“大约是和梁三有夫妻的缘分，老天爷才把她赶到这汤河边来的。光这一个小娃吗？”

“说是还有一个闺女来，路上又饿又冻，得了病撂了。”

“呀呀！可怜的人呀！心疼死罗！有多大年纪呢？”

“嘴说三十二，看起来四十开外。……”

“瞎拍嘴！瘦得皮包骨头，又在逃难的路上，风吹日晒，从相貌能多看十岁！等吃起来精神再看吧！”

“听说穿着梁三的宽大裤子，是吗？”

“可不是呢！裤子宽大是宽大，倒也罢了。光是烂棉袄换不过，实在叫人看了难为情。要不着梁三紧着往终南山里头鑽呢！那母子俩，不是画片上的人哪！不能贴在墙上呀！他们要吃要穿呀！……”

全村都卷入了关于稻地里梁三“拾”婆娘的争

論。一部分人認為：曾經被命運打倒了的梁三，总算站起来罗。他也許会創立起家业来，那孩子过些年就成他的帮手了；要是外乡女人在他的草棚屋里生养下一个两个，那光景就更有了奔头。但是另一派人却不相信世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。哼！不花一个小錢就把婆娘領到屋里去了。他們拿自己的脑袋打賭：說在換过年头的时候，不定那女人的娘家弟兄来寻她，不定她前夫的門中人来寻宝娃，也不定女人不遂心的时候，鬧着要回渭北老家去……总之，梁三的草棚屋断然不会平靜的。

“咱們等着瞧吧！”这是两派人共同的話。

見天挑着豆腐担子，滿下堡村轉来轉去的豆腐客梁大，很关心人們对他兄弟的这样看法。他的大耳輪逮住了这类言論的每一句話。一天深夜，梁三从終南山里担木炭回来了。他进山担木炭和进城卖木炭，都是鸡叫起身，深夜才回来。梁大鬼鬼祟祟站在街門外，把兄弟从草棚屋叫了出来，弟兄俩在黑暗中朝稻地中間綉着枯草根的小路上走去了。……

第二天，梁三就沒进城卖木炭去。他一早上了湯河上游离下堡村五里的黃堡鎮。庄稼人吃早飯的